

それから

頼香吟

INK

其後

其後

それから

頼香吟

其後それから

作者 賴香吟
總編輯 初安民
責任編輯 施淑清
封面設計 永真急制
美術編輯 林麗華
校對 施淑清 賴香吟

發行人 張書銘
出版 **INK**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
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00號13樓之3
電話：02-22281626
傳真：02-22281598
e-mail：ink.book@msa.hinet.net
網址 舒讀網<http://www.sudu.cc>

法律顧問 漢廷法律事務所
劉大正律師
總代理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電話：03-3589000（代表號）
傳真：03-3556521
郵政劃撥 19000691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印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港澳總經銷 泛華發行代理有限公司
地址 香港筲箕灣東旺道3號星島新聞集團大廈3樓
電話 (852) 2798 2220
傳真 (852) 2796 5471
網址 www.gccd.com.hk

出版日期 2012年5月 初版
2013年2月20日 初版六刷
ISBN 978-986-6135-85-9

定價 300元

Copyright © 2012 by Lai Hsiang Yin
Published by **INK** Literary Monthly Publishing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Printed in Taiwan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其後それから / 賴香吟 著；
--初版，--新北市中和區：INK印刻文學，
2012.05 面：公分，（文學叢書：323）
ISBN 978-986-6135-85-9（平裝）
857.7 101006079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本書如有破損、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活動中心——005

門——019

消息——037

Do You Remember...——043

春暖花開——065

那一天——079

憂鬱貝蒂——099

其後之一——105

其後之二——119

椅子——135

先生せんせい——179

十年前後——195

父親們——207

夢——227

生手的天真（代後記）——239

其
後

そ
れ
か
ら

賴
香
吟

活動中心——005

門——019

消息——037

Do You Remember...——043

春暖花開——065

那一天——079

憂鬱貝蒂——099

其後之一——105

其後之二——119

椅子——13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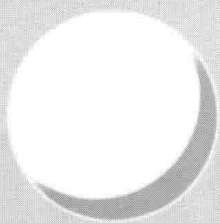
先生せんせい——179

十年前後——195

父親們——207

夢——227

生手的天真（代後記）——239



活動中心

それから

走到大道盡頭，正紅色的活動中心，如今看起來，有一種屬於過去時代的輝煌。走進去，陳設理所當然已經改變，昔日簡單打菜的自助餐廳換成了宛如百貨公司裡的美食街，餐廳另一頭小福利社變成了二十四小時便利商店，碰觸它的自動玻璃門，便替活動中心開了另一個出入口，取捷通往新建於椰林大道盡頭的總圖書館。

在過去，這光線並不怎麼明亮活動中心一樓，集聚了電影、禮堂、演講、餐廳等功能力，二樓則有各類社團：思辨的，知識的，慈善的，宗教的，娛樂的，交際的小群體，不同性情的學生約在活動中心碰面看電影，沒事就到社辦報到，消磨光陰，互訴心事，班門弄斧，清談終日，一樓餐廳裡的桌椅就算非用餐時間，也常座無虛席，人人各自吃零食，抄筆記，作功課，語言交換，情侶疊頸打盹纏綿。

如果不是因為五月，這個活動中心，在她的回憶之中，應該也會和其他大學時代的回憶一樣，退化成一個他人的舞台，一些零星的故事，無啥大事可記的佈景。雖然的確有過一些日子，她曾在那裡買過餐點，看過海報，甚至幾場電影，可無論如何，她不會在這裡奉獻什麼，沒有過什麼可歌可泣的情節。她與同儕之間總存有那麼一些走不攏的距離，可是五月堅持挑戰那些距離，跳也要跳過來。

有段期間，五月幾乎日日到活動中心報到，從沒有光線的租賃洞穴裡爬出來，像木頭

傀儡把線從頸後拉緊，把散亂的熱情與悲傷胡亂裹成一團，塞在笑容背後，然後，逢人神采奕奕，甚至幽默大笑，走上活動中心二樓，與人打成一片。

那是八〇年代的尾聲，所謂五年級發芽的時代，不顧一切的努力，把知性與情感榨壓到極限，且往往是情感越過了知性，人人多少談一點文學、哲學、性別，也談環保、歷史、政治，種種，種種，各個小圈子匯集在活動中心裡來去，那些圈子裡的許多名字後來在不同領域有了各自的光芒，但那是另外的故事了，如果巧合，這些人的記憶盒裡，應該還留著五月所描述過的二樓社辦裡的空間狼籍，人與人的愛情與競合，懷抱理想的青年男女，執著地和自己的風車戰得筋疲力竭。

第一次見到五月就在活動中心，五、六個人在餐廳裡併桌清談，吃食四散。五月到的時候已經遲了不少時間，坐下來說前陣子出車禍，今天可是特別出關來見各位的。一張小臉，下巴裹著紗布，全靠一雙晶亮大眼睛打招呼。她在場其他人多少電話聊過幾句，五月倒是完全陌生。

活動中心磨到天黑，換地方繼續。五月雖然受傷還是活絡得很，有那種能跟每一個人打交道的本事，包括她。五月眨眨眼說：我們之前見過，不過，你應該是不記得了。

她的確沒有印象。五月不在乎，繼續說話，沒個停頓。她看著五月，自然將之歸納於

和自己不同的人，但又不覺得討厭，活力神氣的人多半尖銳，但五月神氣裡有一種和善。

大家邊說邊吃喝，惟獨五月因傷口不方便始終沒吃什麼東西。後來時間晚了，總也餓了的時候，五月吆喝：喂，你們好歹也有個誰去幫我買瓶牛奶吧。

她不遲疑便站起來。

五月很快從身後趕來：欸，我沒要你去買啊……。

沒關係。

你知道這附近哪裡有超商嗎？

不難找吧。她索性直說：其實是我自己想出來晃晃，你就讓我去幫你買吧。

五月沒再阻止，不過，也沒往回走，趕幾步跟上她。不一會，又開口了：怎麼不穿外套呢？

還好，沒那麼冷。

抖成這樣還說不冷？五月忽地伸過手來摸她的衣衫：這麼薄？

這瞬間，彷彿打了個寒顫似地，某些平靜的事態被驚擾了。

一個人該如何去描述一個人？有必要嗎？有權利嗎？這麼多年，她反覆自問這些問題。

如果有一天，她必須描述五月，那會是真的嗎？她又何必描述五月？是自己需要表達，還是五月需要表達？

表達自己，五月應該已經做得夠多了吧。五月對自己毫不保留，她所揭開的，有時候，還遠遠超過了我們所能忍受的。要說五月有什麼沒有表達，也許只是她們之間的故事。五月不是不能寫，是她特意沒有寫，即便寫了也只能像個破綻百出的故事，一個事脈與輕重到那裡就兜不攏的空洞。

剛認識的時候，五月歷史，她一無所知。五月看起來活得很好，幾乎可以說，生機勃勃，像個勁量飽滿的電池小熊，為不同的事務跑來跑去，用各種不同音調說不同性質的話。從表面情節來看，兩個人生活毫無交集，個性也不相同，確確實實是不同故事裡的腳色，連活動場域也相隔遙遠，她多數時間留在徐州路的法學院，很少到羅斯福路這邊的大校園來，遑論活動中心，可以說是因為五月，她才真正走上了活動中心的二樓，在那裡看五月作各類花式表演，孔雀梳刷羽毛的交際舞。

約在活動中心碰面，通常只為了一起離開活動中心。路上都說些什麼，已經不大記得，或許只是兩個好學生的談話，兩個女孩子的談話。那些話，與其接近感性，毋寧更是大塊大塊的理性，知識與經驗的分享讓她們跨越陌生，並不哀愁，而是愉快，表現得像堅

強的孩子，在傷痕的記憶上跳房子，給經驗創造各式各樣的簡碼，像太宰治在《人間失格》玩弄詞彙小遊戲：汽船和火車是悲劇名詞，市營電車和巴士則是喜劇名詞。為何如此？怎麼分的？太宰說得很傲氣：「不知其理的不足以談藝術。」

這是驕傲。難道不是驕傲？孤獨者，氣弱者，藉以依靠、藉以撐持的驕傲。這個驕傲不等量於知識，亦無關世俗所謂優等生的形象，不過是玩著一個只有對方才可以陪著一起玩的遊戲，棋逢對手，放心觸探彼此的直覺與天賦。五月形容自己像一隻貪婪的知識怪獸：我們的求知欲可能讓我們一輩子受苦。這是預言，但誰以為意呢，在那個驕傲的年紀，從不以為受苦是件沒意義的事。她們執著，往前，在那條椰林大道上，把她們聯繫在一起的，正是一條沒有人替她們準備好可她們必須獨力走向前的摸索之路，沒有父執輩，沒有引燈的導師，也沒有兄弟結盟，且連作為一個男子都不是的，形體單薄尚未長成的女性。宛如幾隻離群獨自冒險叢林的清瘦的鹿，遙望彼時多半仍由男性建立起來的資本與知識城邦，對她們顯露，既雄偉又荊棘，既召喚又無情。

離開活動中心，又到底作過什麼呢？無非一起去看片子，去哪裡吃點東西，或在五月的房間裡，一本書接一本書，一個話題接一個話題。那時候，她們都剛踏上寫作之路，各自發表了幾篇作品，但五月有較她更大的藍圖與樂觀要做一個作家，五月房間，格整書

架，哪個方位上放了哪幾本書，那畫面至今清楚留在她的腦海裡。之於五月，知識宛若祭壇，在那些書架的環繞下，她們揭露內心傷害的墳塚，她們的友誼在那裡生根，可以說，那些書架就是她們故事最早的背景。除了當年所謂文藝青年必讀的西方社科、哲學書，五月還衷情安部公房、三島由紀夫，剛剛冒出頭來的村上春樹，以及，太宰治。光復書局所出版的當代世界小說家讀本早就斷版多年，但在彼時那真是一個精緻的禮物，每一冊都屬於她們生命留下了痕跡。其中，李永熾翻譯的《斜陽》和《人間失格》尤為一個異數，五月為之傾倒，她雖不能完全同意，仍不得不承認其中有著什麼與她不同但依舊穿透打擊到她的衝力，一種不同的痛苦，但確實是痛苦，誠實到讓人迴避不了；每個靈魂都是不同的，但痛苦的靈魂之間有嗅覺般的共感。

真正親近相處的時間，說來不會超過一年，但這一年，她們到底如何經歷對方的生命，又瞭解到什麼深度？五月從不吝於表達意見，也能變換不同方式引人說話，有時候她抵抗五月：你是把我當心理分析嗎？五月倒也不惱怒，嘴角仍有一抹微笑。很多人對五月的印象是，善於傾聽，善於撫慰，善於給人能量。

不過，到底是在哪裡岔了出去，她很快便感覺到了五月笑容背後的匱乏與不安。愈靠近五月，愈直感到外表熱鬧的五月生命內底若非乾旱不毛，便宛如著了火般焦痛不已。後

來與五月相處的記憶，愈來愈多的嗚咽與吶喊之聲，最糟的時刻，五月敘述裡不乏耽溺，不乏黑暗，不乏驚世駭俗，她聽著，沒有驚嚇，沒有走開，唯一使她無言以對的是關於暴力與血，無法承受痛苦而自殘的傾向。

是的，五月自殘的傾向是很早的了。初識時候，她就已經在手腕用菸燙下了傷疤。相較於心靈所敏感到的痛苦，肉體顯得非常小，靈魂太巨大，承載不了，就忍不住想將肉體衝撞開來，加以毀滅，至少予以麻醉。很多年後，她讀柳美里（這個作家把自己獻祭／計於文學的程度是另一個令人咋舌的例子），再一次發現所謂意志的軟弱與堅強之別，實在主觀而難以相較；一方面承擔著常人覺得不可思議的經歷，但另一方面卻可能因為小事而頓挫無依，情緒窘迫，無可控制要去做理智知其不可之事，甚至以嗑藥以死求其解脫。

當大多數人感覺五月亮得像星，蹦蹦跳跳如小猴的青春時期開始，她便飽受五月死亡黑影威脅，一天到晚要提心吊膽她是否又傷了自己，擔心五月碰到足以致死的大小事，是的，純以表象，一般眼光來看，有些事可能真小，小到太宰所說：碰到棉花也會受傷，膽小鬼（弱蟲）有時連幸福也感到畏懼。世人當然可以批評這是軟弱、任性、依賴，但她就是沒法拿這些尺度去裁量五月；一切只是出於本性與極限，她只能試著理解，太宰的譬喻：生出「柔和善良」之心。

那依舊還是一個平整乾淨的年代，乾淨得像天永遠是藍的，愛永遠是甜的；世界只是如肉眼所見，領袖就是領袖，百姓就是百姓；男人就是男人，女人就是女人；對就是對，錯就是錯；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一個好人應該遠離罪行。

或者，延續上面提到的太宰詞彙遊戲：罪，如果有罪，世人定義的罪是什麼？要不，也至少告訴我罪的對辭是什麼？法律？不，太宰搖搖頭：世人就是想得這麼簡單，裝腔作勢地生活。那麼，是善嗎？不，善是惡的對辭，不是罪的對辭。「神有撒旦之對，救贖之對是苦惱；愛有恨之對；光有暗之對。善有惡，罪與祈求，罪與悔改，罪與懺悔，罪與……啊，都是同義語。罪的對辭是什麼？」

罪，及其對辭。《人間失格》一整個問到底的問號。如果有罪，罪是什麼？因為有罪，所以不值得同情？因為有罪，即便不幸也不得抗議？罪的對辭是什麼？神？有神嗎？還是僅僅只是「世人」？

關於同性間的愛戀，她看五月作品《手記》，才知道當年以為五月都想過了，夠勇敢了，沒什麼困擾可以打倒她，沒問題的——這個預設是完全錯了。

五月總表現得強韌。寫在《手記》裡那些核心底處的困難，五月到底有沒有講過呢？也許有，一起走路說話的時光，那些細細碎碎，那些糾結摧折的情緒恐怕全都是，只是她